

罗伯特·彼得森博士，神学正论，第一节， 文化背景

©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神学或上帝的教学。这是第一节，文化背景。

在我们开始谈论上帝的教义之前，让我们先寻求上帝。

仁慈的父亲，我们通过您的儿子，在圣灵的力量下来到您面前，请求您祝福我们，教导我们，鼓励我们，引导我们走永恒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没有任何教义比上帝的教义更为根本。你可以说圣经的教义更为根本，事实上，我不会对此提出异议，但上帝的教义是一种非常根本的教义，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现代的错误而言，很多事情都是建立在过分强调上帝所谓的爱和贬低他的圣洁或正义的基础上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我们需要花时间思考上帝是谁，上帝作为三位一体永恒存在的事实，以及他有属性和品质。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他的一些品质，而其他品质则完全不分享，但值得思考和冥想上帝的品质或属性。

最后，我们希望，我们计划了解上帝的作为，他的创造和护理工作，只提到救赎和圆满，因为它们在其他课程的先知。所以，让我们从介绍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开始，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需要如何更好地理解上帝的教义。我非常感谢大卫·威尔斯，他在他的第五本书中谈到了文化，以及需要通过文化中的话语来听到上帝的声音，以及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和再来的信息，大卫·威尔斯的第五本书是《旋风中的上帝》，他说，这是现实的中心。

那么，我们在试图理解圣经中关于上帝的教义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与我们的文化有关。安东尼·西斯尔顿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名为《两种视野》。一种是圣经文本的视野，另一种是解释者的视野。

坦白说，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强调前者，但那些杰出的基督教真理传播者，我想到约翰·斯托得和大卫·韦尔斯，他们融合了两种视角，当然强调上帝的话语，但教导上帝的话语是为了影响、让文化理解并影响那些身处文化的人，因为我们是文化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韦尔斯写道，第一个挑战与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的文化如何妨碍我们认识上帝，正如他所揭示的那样？让我们从圣经的基本真理开始。

那就是上帝站在我们面前。他召唤我们走出自我，认识他。这是我们遇到的最深刻的真理，或者我应该说，我们遇到的最深刻的真理。

韦尔斯是加尔文主义者。这是许多其他真理的关键，但我们的文化却把我们推向了完全相反的模式。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深入内心才能认识上帝。

这是我们必须开始理解的文化问题，否则，它将影响我们如何阅读圣经、如何看待上帝、如何接近他以及我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让我们开始吧。真正的信仰，即圣经式的信仰，总是有主观的一面。

毫无疑问。当我们听到福音时，我们必须做出回应。我们必须悔改并相信。

圣灵在我们里面超自然地工作，使我们重生，在只有死亡的地方给予我们新生命，在以前没有对上帝及其真理的渴望的地方给予我们新生命，使我们与基督之死结合，以便我们拥有儿子的地位。不仅拥有地位，还拥有成为上帝子女的经历。保罗宣称，我们已领受了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喊“阿爸，父”。

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这一切都是内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主观的。

它发生在我们灵魂深处，它涵盖了我们的一切。当我说上帝站在我们面前，召唤我们走出自我，认识他时，这些真理绝不会受到怀疑。但是说上帝站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意思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我们是客观的吗？好吧，他说，让我们从基督教信仰的某个距离开始，慢慢地朝着我们真正想要的中心努力。

在此过程中，我们会思考，在这个充满压力、充实、富裕、全球化的文化中，我们的经历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上帝是谁以及我们对他的期望的理解。上帝就在某处。上帝在我们面前似乎是一个平常的说法。

有些人听到这些话时，可能只会认为上帝存在，并且他就在我们的世界中。在西方，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数通常在 90-97% 之间。90-97。

然而，2013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 80% 的美国人将自己归为这一类别。然而，当那些新无神论者嘲笑这种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脱离了所有西方文化的主流。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称其为妄想，彼得·史蒂文·平克 (Peter Steven Pinker) 称其为时代错误，山姆·哈里斯 (Sam Harris) 称其为幻想。此外，大约 80% 的西方人也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只是带引号。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世俗化进程已经深入很久的欧洲，情况也是如此。但关于对上帝存在的信仰，真正的问题是：这种信仰有多重要？1956 年，美国国会将“我们信仰上帝”这句话印在了纸币上。

但同样明显的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信仰有点单薄，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无关。他们相信上帝的存在，但这种信仰没有太多的现金价值。因此，说上帝在他们面前，有点毫无意义。

它不一定能决定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和生活方式。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就是许多人都信奉实用无神论。他们说上帝存在，但他们却过着好像上帝不存在的生活。

保罗·弗赖斯和克里斯托弗·巴德在《美国的四大神》中指出，一个人如何看待上帝，以及上帝如何评价我们，都受到他们对另外两个问题的回答的影响。首先，上帝会干预我们的生活吗？其次，上帝会对我们的言行做出道德判断吗？如果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说上帝在我们面前的含义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认为上帝对生活采取不干涉的态度，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上帝在我们面前就是一回事了。

如果我们认为他采取了亲力亲为的态度，那么思考在他面前意味着什么就完全不同了。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他看作一个房东，负责维修房屋，但不干涉住户的生活？我们是否应该把他看作一个啦啦队长，在场边为病人加油打气，但他自己却不参与比赛？或者他是一个治疗师，总是与病人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分析就不会被那个知道最终必须让病人自己走上正轨的人所扭曲？我们是否应该认为上帝是非评判性的，是把自己的想法留给自己的？这是我们的文化正在推动我们的方向。上帝不干涉。

他是慈爱的神，他不会评判别人。另一方面，神对我们的软弱和失败有多在乎。事实上，他知道多少，他又对不同的失败给予多少重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世界、关于战争、悲剧、苦难和仇恨的信息是即时和同时的。

通过电视和互联网，我们了解了所有重要的事情。当然，也了解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这在我们心中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鉴于世上常常发生的残酷之事，上帝真的关心我们个人的、相对较小的过失吗？当我们只是为了避免尴尬时，他会因为一时的小小欺骗而大发雷霆吗？如果没有恶意，撒谎真的那么可怕吗？我们无法抗拒的性弱点呢？或者脱离事实的自我吹捧？他对这些私人的失败念念不忘吗？他真的关心吗？或者他很慷慨大方，他忽视了我们无力改变的事情？他不是更专注于鼓励我们而不是谴责我们吗？这也是我们的文化想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听到这种文化思维方式甚至在教堂里得到回应。乔尔·奥斯汀是美国最大的教堂听众的牧师，更不用说他在全世界拥有 2 亿追随者，他每周都带我们走这条路。

在他甜言蜜语的观点中，上帝是我们最大的推动者，但遗憾的是，他无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健康、财富、幸福和自我满足。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伸出双手去拿这些东西。上帝真的、真的希望我们拥有它们。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那么，错就在我们身上。事实上，奥斯汀的信息与当今大多数美国青少年对上帝的看法并无太大不同。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在他的自我反省中，向我们提供了他对青少年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的成果。

该书于 2005 年出版。这项研究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史密斯发现，上帝观在大多数青少年中占主导地位。他称之为道德主义、治疗性的自然神论。

主流观点，甚至在福音派青少年中，也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并建立了道德秩序，但他并不干预。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甚至不是三位一体论者。基督的化身和复活在教会青少年的思想中，甚至在福音派青少年的思想中都占据很小的地位。

他们认为上帝对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因为他主要致力于解决他们的问题并让他们感觉良好。宗教是关于体验幸福、满足，让上帝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并提供诸如房屋、互联网、iPod、iPad 和 iPhone 之类的东西。这是现代文化中对上帝的普遍看法，不仅在青少年中如此，在许多成年人中也是如此。

这是西方社会最常见的上帝观。这些背景包括辉煌壮丽的技术、资本主义带来的丰富资源、我们拥有的大量机会、从牙膏到旅行等各方面的无穷无尽的选择，以及我们现在对我们所处的整个世界有了充分的了解。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我们的经验中相互关联，并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奇怪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他们显然对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做了奇怪的事情。事实上，罗斯·杜塞特在他的《坏宗教》一书中称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异端邪说，现已席卷美国。他说得对，大多数人不会这样看待异端邪说。

然而，许多美国人对上帝的看法是对事实的扭曲。扭曲的上帝观念取代了真实上帝观念。因此，扭曲的上帝观念是异端邪说。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这样想呢？让我试着回答一下这个无疑非常复杂的问题。再次感谢 David Wells 的文化分析，这显然不是我的强项。但我需要它。

一个悖论。这个背景，这个高度现代化的世界，产生了戴维·迈尔斯所说的美国悖论。实际上，这种悖论并不是美国独有的。

这种现象在西方随处可见。而且，西方以外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现象。例如，在亚洲的繁荣地区，同样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这种悖论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对上帝的主流看法。那么，悖论是什么呢？悖论就是我们从未拥有过这么多东西，但我们却从未拥有过这么少的东西。我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选择、更容易获得的教育、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财富、更先进的电器、更多的汽车、更好的房子、更多的舒适或更好的医疗保健。

这是矛盾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从各方面来看，抑郁症从未如此普遍，焦虑症从未如此严重，困惑从未如此普遍。我们的婚姻并不融洽。

我们的孩子比以往更加意志消沉。青少年自杀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们监禁的人越来越多，同居现象也从未如此普遍。

事实上，2012年，美国有53%的儿童是非婚生子女。这一新常态肯定预示着许多儿童将陷入贫困。这种悖论并非新鲜事物。

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发现虽然有不少人变得富裕起来，但他们中间却有一种奇怪的忧郁。他们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达到了平等。然而在社会层面上，几乎每个人都认识比自己更富有的人。

政治平等并没有带来财富和财产方面的平等。至少托克维尔是这样解释他所看到的忧郁的。这是否是真正的解释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富足并不一定是一种完美无瑕、毫无条件的祝福。我们当然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耶稣很久以前就这么说过。然而，今天，这种文化悖论极其严重，我们的文化与托克维尔近两个世纪前看到的美国截然不同。

许多心理治疗师现在发现，这种矛盾已经渗透到来找他们的人的生活中。其中不乏年轻人。他们经常说，尽管他们在良好的家庭中长大，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上了大学，甚至进入了职场，但他们仍然对自己所感受到的空虚感到困惑。

他们的自尊心很高，但自我却很空虚。他们从小就被告知可以成为任何他们想成为的人，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他们不快乐，但似乎没有不快乐的原因。

他们通过互联网与更多人建立了联系，但他们从未感到如此孤独。他们渴望被接纳，却常常感到被疏远。我们从未拥有过这么多。

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之少。这就是我们的悖论。这种双面体验或许是对如此多的人（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现在都在思考上帝以及他们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的最好解释。

一方面，富足的生活、看似无限的选择、机遇和不断上升的富裕水平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权利心态。直到最近，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会比上一代做得更好。每一代人都是从上一代人离开的地方开始的。

这种期望并非不切实际。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不难看出，这种权利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以及他对我们的态度。

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认为他只是希望我们成功的啦啦队长。他是我们的助推器、鼓舞人心的教练、无尽繁荣的源泉。他永远不会干涉我们追求美好的生活，也就是追求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我们视他为这些祝福的源泉。他是我们的看门人。健康和财富福音的传播者，这种福音，正从西方输出到世界欠发达地区，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正是植根于这种体验。

如果他们沒有享受过西方的医学专业知识和西方的富裕，他们可能认为基督教就是健康和富裕，这一点令人怀疑。至少在教会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历程中，我们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看来，这些所谓福音的传播者已经确定了某些人生目标。

拥有理想的财富和足够的健康来享受它。信仰使他们有权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些东西。这种基督教已经输出到非洲的许多国家，这就是人们所宣传的信仰。

这确实是字面意思。几年前，当我离开南非约翰内斯堡机场时，我注意到一块广告牌，上面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它问，你想致富吗？在这个问题下面是一个电话号码，我被告知这是卫生和财富部的电话号码。

事实上，在许多非洲城市，都有奇迹中心，受折磨的人付钱进去就能得到奇迹。至少他们确信奇迹是可以发生的。圣殿里的钱币兑换商激怒了耶稣，他把他们赶出了圣殿。

但是，我们却对他们在健康和财富运动中的现代化后代视若无睹。他们只是融入了我们的消费社会和我们上帝随时听候召唤的期望。他们只是庞大而杂乱的福音派帝国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现代人确实有过这种富足的经历，但矛盾的另一面是，富足的经历也伴随着空虚和失落。我们内心充满了各种缺陷，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工作中的挫折、受伤和破裂的关系、破碎的家庭、无法维持持久的友谊、缺乏对这个世界的归属感，以及一种空虚和充满敌意的感觉。所以我们向上帝寻求一些内心的慰藉，一些对这些伤口的缓解。

我们倾向于将上帝视为我们的治疗师。我们最需要的是安慰、治愈和灵感，所以这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寻求的。这也是我们最想从教堂体验中得到的。我们希望得到安慰、振奋、鼓舞人心和放松心情。

我们不想让周日或周六晚上成为又一个工作日、又一个负担、又一个需要努力和集中精力的事情。我们已经足够多的负担和挣扎，在工作周中需要集中精力的事情也足够多了。到了周末，我们想要放松一下。

不难看出，这种双面体验、这种悖论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上帝的理解。它让我们渴望上帝能靠近我们，能温柔地行走，能温柔地触摸我们，能来鼓舞我们、安慰我们、指引我们。我们希望上帝是包容的、不带任何偏见的。

这也让我们期待这位丰饶之神会以某种方式将他最大、最慷慨的恩赐赐予我们，甚至可能是通过彩票中奖。也许我们可以赢得强力球，或者可能是一些抽奖奖品。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上帝。

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上帝消失在内心。再次，我正在阅读大卫·韦尔斯的《旋风中的上帝》中的这些长篇摘录，因为我认为它们非常适合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身处何方。

它们不能代替上帝之言的教导，但它们帮助我们理解教导上帝之言的必要性。而我们自己并没有完全免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当然，我们的家人和亲人、孩子和孙辈，例如，都受到了我们文化中某些潮流的影响。

上帝消失在内心。正如我们一直在争论的那样，这种态度可能源于我们的经验。但我们的经验恰恰建立在我们西方社会之下的板块移动之上。

这是至少两次密切相关的重大变革的最终产物，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在发生这些变革。首先，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已经脱离了上帝超然神圣的旧道德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心理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上帝只是近在咫尺、充满爱意。这是我们现在理解一切的框架。

这意味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根植于我们的经验，现在将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得到证实。第二，我们现在不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自己，而是从自我的角度来思考自己。自我只是直觉的内在核心。

它是我们独特的传记、性别、种族和生活经历汇聚在一个自我意识中心的地方。每个人的自我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没有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个人因素。难怪我们现在倾向于以独特的个人方式看待生活，以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以独特的个人方式思考是非对错。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及其意义的看法，每个看法都一样有效。而且，这些看法都没有绝对的道德规范。这正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状态。

我试图在《失去我们的美德，为什么教会必须恢复其道德愿景》一书中描述这些变化，这是戴维·韦尔斯的五本重要著作之一。虽然道德世界的失落和新自我的出现可以分开描述，但它们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并且相互促进。让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

在 60 年代，当这些文化变革正在进行时，它们似乎相当激进。这是叛乱新左派的核心。当时有影响力的书籍，如西奥多·罗斯扎克的《反主流文化的形成》

和查尔斯·赖希的《美国的绿化》，都是对启蒙理性的攻击，仿佛启蒙运动认为我们的理性是完全没有偏见的。

但这一信息的另一面是对自我及其直觉和状态的不懈关注，当然，这与文化对人的影响方式密切相关。激进新左派开始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后现代世界的普遍假设。这种激进化成为主流，由此产生了菲利普·赖夫所说的心理人。

这个人被剥夺了自身之外的所有参照点。没有道德世界，没有终极的对错，也没有人需要他或她负责。这个人自己的内在现实才是最重要的，它不受任何对社区的义务或过去的理解的影响，甚至不受来自外部的上帝的干扰。

生命建立的基础是，除了自我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建立生命，而这个自我只想快乐。它看不到被拯救的理由。这是一种治疗性的自然神论，其道德观以自我为中心，由自我产生。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用来描述这一切的流行词汇是个人主义、自恋、自我一代和水瓶座时代。这是超然冥想和耶稣基督超级巨星的时代。它为《时间狼》等作品提供了素材，这些作品充满尖锐的讽刺意味。

这部小说通过四个俗气人物的视角描绘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纽约，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更高的利益，除了外表所表现出来的自我之外，他们实际上没有自我。他们虚荣而空虚。他们只不过是一堆姿态和自我表现的集合。

后来，奥利弗·斯通 1987 年的电影《华尔街》也与之类似。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些华尔街交易员的生活，他们只受贪婪驱使，生活在一个完全不道德的世界里。在某些电影中，我这一代人的新治疗理念当然会渗透到教堂，尽管形式不那么明显，也更加美化。

回顾这段时期，韦德·克拉克·鲁夫说，婴儿潮一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他们对宗教的内在和外在方面做出区分。也就是说，区分所谓的精神和制度。基督教信仰的制度方面，即教会，开始受到怀疑。

相反，人们相信的是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其他人制定的教会教义，实际上也不是教会权威，根本不是任何外部权威。相反，人们在私人直觉中发现上帝。婴儿潮一代相信他们自己的私人世界，不相信教会的言行。

事实上，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西方各地已经出现了数百万有信仰但没有宗教的人。在美国和欧洲，大约 80% 的人表示自己信仰，虽然其中也有不少人信仰，但其中许多有信仰的人坚决反对所有宗教。他们反对他们必须相信的教义、必须遵守的规则以及必须参加的教堂。

他们抵制这些。他们不会受到其他人强加给他们的宗教或社会期望的束缚。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冲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电视和互联网助长了这种倾向。

令人惊讶的是，有相当多的人每周都只能在自己舒适的客厅或电脑前获得精神上的升华。他们从不去教堂。好吧，他们去教堂，但方式各有不同。

当鲁夫进行分析时，他将此描述为一代人的习惯。他说，这就是婴儿潮一代的习惯。但事实是，这种观点在一代人中并不普遍。

婴儿潮一代、X 世代和千禧一代之后的人有着完全相同的习惯。史密斯对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不，这不是代际问题。

这过去是、现在也是文化问题。这就是生活在高度现代化社会的人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他们身处美国悖论之中，是后现代情绪及其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正是奥普拉建立电视帝国的土壤。每周收看她节目的粉丝们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就像苹果派一样传统。然而，他们所追随的花衣魔笛手却并非如此。

她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上帝存在于自我之中，救赎只是一种治疗，幸福近在咫尺，消费是每个人的权利。接下来，也是奥普拉的优点，是她自己并不是完美的。她非常有人性。

她的谬误和缺点都在痛苦的诚实时刻展现出来。她就像在自己的私人忏悔室里，虽然只是对自己忏悔，但全世界都有幸聆听。当然，奥普拉挖掘的文化态度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满足感，甚至是宗教。

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在《权威的黄昏》一书中写道，这些态度如何破坏了整个政治进程。他说，总的来说，由于我们过于关注自我，过于关注自我，我们关注的焦点从社会重要的事情转移到个人重要的事情上。从重大的事情转移到短暂的事情，从他人转移到我们自己。

我们国家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已经与人们心中有国家利益的时代相去甚远。也许 1858 年林肯-道格拉斯辩论长达七小时，报纸在全国报道了这场辩论，当时严肃的问题得到了认真的辩论。现在，我们的国家问题在电视上辩论，当一个国家沉迷于琐事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当生活沦为娱乐，当公众对我们大自然福祉的讨论只是在电视短片中幼稚的谈话中进行时，我们就会第一次闻到文化死亡的气息。

再也没有办法谈论什么是好的，再也没有兴趣谈论除了私人利益之外的任何好。正如吉尼斯所写，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自己国家的建国原则时，这个国家的生活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时刻。美国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之一。

它比任何恐怖袭击都危险得多。事实上，正如他在书名中所说，这是自由人民的自杀。为什么？因为维系一个共和国的从来不是简单的宪法和法律。

在控制人类行为方面，法律是一种极其生硬的工具。许多不道德的事情并不违法。例如，大多数撒谎并不违法，但总是不道德的。

我们的刑法和民法只能控制我们的部分行为。剩下的就是美德，而美德正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消耗的文化正在侵蚀的东西。正是这种酸侵蚀着国家的基础，贬低客观价值观，根除旧习俗，让人们失去明确的目标感，事实上，除了自己的私利之外，根本没有任何目标。

在后现代的阳光下，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版本的现实。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任何文化都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过去的文化随后被转化为肤浅的公式，在空气、波浪和我们的过去中飘荡，在人与人之间，在互联网上。

它再次被当作媚俗之作，每个人都假装它和以前一样古老。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正处于美国文化的黄昏时期，正如莫里斯·伯曼所说。

事情变得模糊起来。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他的《后现代文化》中表达了这种倾向。由于它充满了法国的冗长和奇特，它似乎与美国格格不入，就像书籍一样。

但我们自己已经走上了这条路，也许不是和同一位法国导演一起，但无论如何我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一位又一位作家、一部又一部电影都认为，没有独立的现实，没有外在的现实。我们每个人拥有的只是个人的理解框架，没有可以依赖的事实。

事实只有在我们自己的私人世界中才能理解它们。托马斯·库恩曾撰写过有关科学理论的著作，现在他被广泛用来解释文化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每个人都开始像谈论汉堡和炸薯条一样轻松地谈论范式转变。

因此，事物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然后消失。美国对此做好了准备。正如詹姆斯·利文斯通所说，美国人不需要终身激进分子的鼓励就可以走上这条路。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界限的缺失。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界限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消失，因为我们的文化开始自我转型。人们开始假设并断言，我们只是动物。

我们只是我们的肉体。但问题是，在这个新世界里，我们很难找到个人的真我。我们并不总是知道如何表达我们的个性。

我们渴望拥有一些能让我们与众不同的东西。一些外部装饰，比如穿孔和纹身，都是有帮助的。实际上，不仅仅是纹身。

它与炫酷相伴。它使一个人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它与众不同，它神秘莫测，它神秘莫测，它让人如此渴望。

这就是生活的意义。但如果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区别被抛在一边，那么这将引发一场关于权利的新讨论。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面带诚恳地向我们保证，动物与人类并无不同，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甚至有人提出，动物应该有律师帮助它们争取这些权利。不过，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没有动物值得我们这样的律师。

这太糟糕了。界限的消失不仅发生在身体方面，也发生在性别方面。对性别的操纵和扭曲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与其他外来事物一样。

但同性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同性恋已获得广泛的文化认可，这种认可现在已经进入主流。事实上，它已成为奥巴马总统 2013 年就职演说的核心内容。

同性恋得到广泛支持本身意义重大。但更重要的是，这只是重新定义家庭的一项深刻而多管齐下的努力的一部分。我们正处于一项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之中。

我们正在重新定义任何社会的最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曾试图重新设计他们那个时代的阶级制度。这一尝试现在已成泡影。

如今，许多西方社会正尝试进行一项同样大胆的实验，以改写社会关于家庭的基本规则。但有人怀疑，结果不会有太大不同。当这些社会实验失败时，它们将带来巨大的混乱、无序和痛苦。

但这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唯一现象。一旦我们开始认为自己与动物无异，我们就不会再清楚自己与普通计算机有什么不同。我们只是通过各种内部机制运作的 DNA。

这是我们早期电影中的一种虚荣心，比如《银翼杀手》和最近的《黑客帝国》。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哪个先出现？我们是否先打破了界限，发现我们与上帝之间的旧界限也消失了？还是那条界限先消失，一旦它消

失，所有的生活都必须重新想象？不管怎样，外在的上帝现在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内在的上帝。

超越性已被迫近性所吞噬。上帝只能存在于自我之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与错之间的界限（至少就我们曾经思考过这些事情而言）就会像一排倒下的九柱戏一样倒塌。

邪恶与救赎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不是生活中的两种选择。事实是，生活的一切正在被重新构想和重新想象。

然而，这种在不同基础上重建我们自己和社会的尝试正在把我们带入死胡同。事实是，我们做得并不好。当上帝，外在的上帝死去时，自我就会立即填补空白。

但随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自我也随之消亡。意义和现实也随之消亡。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一切皆有可能。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似乎并不遥远。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正乘坐一辆快速行驶的列车在轨道上疾驰。

认为只要身体前倾，脚跟踩在地上，就能对火车速度产生哪怕是最小的影响，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人们能感觉到这一点。很多人都能感觉到。

我们的文化中弥漫着恐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时代即将终结。我们的恐怖电影不仅仅是故事。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

它们浮现出来。我们拥有的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感觉—恐惧感。

感觉我们的世界并不完美。外面潜伏着我们看不见的威胁。我们直觉地感觉到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但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们的情况如何。美国教会处在与这个现代化世界接触的最前沿。然而，它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接触已经成为它最困惑的困境。

这也是它最紧迫的挑战。显然，它常常试图将基督教信仰适应于这种环境。相反，他们倾向于面对需要这样做的环境。

基督教信仰非但没有成为一种另类的人生观，反而在很多方面成为这种现代化文化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回响。耶稣会惊讶地发现，当我们让自己融入文化时，上帝的王国变得如此容易。事实上，我们的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着令人痛心的变化。

关于上帝的伟大思想。我们的世界正受到根本性的震动。福音派教会不提供关于上帝、现实意义和福音的伟大思想，而是只提供一些小甜饼但大多毫无价值的治疗秘方。

甚至有人怀疑，如果一些现在的教会女孩遇到一种深奥、昂贵且要求严格的基督教，她们是否会有抵抗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首要原则。其中最基本的是上帝存在，他对我们是客观的。

他的存在不是为了迎合我们。我们必须迎合他。他召唤我们走出自我，去认识他。

我们不会进入自己的内心去寻找他。我们被召唤来只是按照他的方式去了解他。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去了解的。

这种召唤是在他的话语中和通过他的话语听到的。它不是通过我们的直觉听到的。这些是我们最基本的原则，因为它们处理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和我们最基本的使命。

呼唤就是要认识上帝，因为他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自己，并以他规定的方式。我们要在他建立的框架内聆听这个呼唤。他不是随我们方便而来，也不只是为了治愈我们，也不只是作为神圣的出纳员从他的大银行里发放东西。

不，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侍奉他。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了解他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了解我们想要他成为的样子。我们应该在当地教堂了解这一点，而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了解这一手段。

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仅仅知道上帝赐予我们与那里的事物相对应的真理、与那里的他相对应的真理是不够的。此外，这是上帝自己的话语，他亲自用它向我们讲话。

这样，他使我们认识他。他来自我们环境之外。他不受我们主观性的限制。

他可以自由地闯入我们，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人，并将我们纳入他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展开的伟大救赎计划中。圣灵今天向我们重新讲述圣经的真理，并打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来接受它。因此，我们不仅获得了对上帝和我们自己的视角，而且获得了对上帝的视角。

不仅仅是正确和真实的观点；我们被赋予了上帝本身，他通过圣灵的工作，通过他的话语来到我们身边。是上帝让我们认识他。上帝是神圣的爱。

那么，上帝对我们来说是客观的，因为我们站在他面前。我们在他面前是食人族，在他的圣洁世界里也是食人族。我们认识他，只是因为他引导我们认识他。

约翰写道，爱就是这样，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并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约翰一书 4.10 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约翰一书 4.19 爱的定义方式和赋予它意义的，是基督的牺牲和替死。

这就是上帝之爱的至高定义。这将会被接受；这是我们本周讲座的主题之一。约翰定义爱的这句话在今天的西方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

这就是爱，很多人会说，当我们需要上帝时，他就会在那里。我们需要他时，他就会在那里。他给我们内心的安慰，让我们对自己感觉更好，这就是爱。

他是爱，因为他让我们快乐，他给我们一种满足感，他给我们东西，他治愈我们，他每天都竭尽全力鼓励我们。这是当今对上帝的普遍看法。当奥斯汀重申这一切时，他展示了他的文化触觉是多么完美。

相比之下，圣经的观点则截然不同，因为它的世界是道德的。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深刻的、无情的、只有治疗性的。圣经的世界是由上帝的圣洁品格所定义的。

我们今天的上帝不是这样的。它是心理上的。这就是上帝和上帝之间的区别，上帝对我们来说是客观的，而上帝则是主观的，因为他已经消失在自我之中了。

当我们开始思考上帝的教义时，我们必须把握这一本质区别。当后现代主义者在心理学框架中思考生命时，他们从自我中心出发。自我决定了救赎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

当我们在上帝赐予我们的圣经道德框架内思考生活时，我们会以上帝为中心。正是他的圣洁定义了我们所需要的救赎，正是他的爱在基督里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我们处于生活的中心。

圣经的观点认为，我们不是。上帝才是生命的中心。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差异，当我们开始思考上帝如何真正地启示自己时，我们会茫然无措。

爱与圣洁之间的相互作用很难同时保持。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在西方，我们非常赞同上帝是爱的思想，但拒绝他的圣洁的思想。

有人说，这是我们进化而来的原始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成年，不再相信神审判之类的残酷神话。相比之下，其他文化，尤其是激进伊斯兰教盛行的文化，鄙视上帝是爱的思想，只认为他是神圣的。

爱情被视为西方柔和的情感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只有严苛的法律，以及对所犯错误进行报复和报复的机制。没有宽恕。

然而，基督教以独特的方式将爱与圣洁结合在一起，因为在上帝的性格中，它们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认为上帝的爱与圣洁构成了圣经中提到的他性格的许多方面。圣洁的爱这个词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它甚至可能表明了我们所反对的观点，即爱是基本的，神圣是次要的。但这不是我们的意思。问题是，如果我不能使用神圣之爱的简写，我们就只能使用其他非常困难的表达方式。

例如，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爱是相互结合的。因此，我们要坚持神圣的爱。今天，我们不断受到诱惑，在我们的文化的助长和怂恿下，就是要打破连字符。

我们希望得到上帝的爱，但又不想得到他的圣洁。我们之所以想要这样，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自己的私人治疗世界中，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道德规范。因此，上帝的圣洁就成了令人不快的、不受欢迎的干扰。

然而，没有圣洁，爱是生命中我们无法拥有的东西之一。事实上，能够理解上帝既圣洁又慈爱，将成为我们最大的快乐之一。这就足够了。

够了。这个文化性的、有点令人沮丧的介绍为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寻求上帝奠定了一个框架，并确实了解到他是神圣的爱，甚至更多。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神学或上帝的教学。这是第一节，文化背景。